

美中分團報告

夏成銘

一、分團報告：

美中分團團員分布幅員廣闊，不容易聚在一起開會，只能分三個小組分別在芝加哥、亞特蘭大、和達拉斯各自做不定期聚會。依循總團和美洲區團大會決議，將繼續彼此敦促，以現時代角度研讀「大風」、「蠟柱」和「風起雲湧」，並在2016上半年由各小組提出至少一篇有關「鄭神父精神的時代意義」和「服務團現世神恩」的反省文章，協助推展並支持「北美仁愛基金」，積極參與為團體意向的祈禱，勉勵分團各小組團員就近走進校園，組織開展海外華人留學生青年的輔友工作，以實質活動支援國內來美神職人士的進修，做為分團主要之共同重點工作。

二、芝加哥小組聖誕聚會：

2015年12月27日下午，芝加哥小組趁林知伸即將回法國返職之前，在新梅家舉行季會，高嘉及葉飛因事未克參加，經常參與服務團聚會幾位國內來進修的神父、修士、修女也都剛好離城避靜，與會四人仍一致決定新年度開始恢復每季至少一次的正式聚會，並邀約對服務團熟悉的芝城天主教團契朋友一同參加。

生活分享：

新梅：近來返璞歸真，學習一個人的生活享受，第一年感恩節、聖誕節都是獨自一人過，對Arther的思念也不再刻苦銘心的痛，就是身體不適，腰痛不減，要服止痛藥才能行動，只有更依靠天主了。

知伸：明年中可把目前在法國廠的工作告一段落，進一步的還未計劃，只想多抽時間陪陪家人，在靈修生活上更有長進。

惠群：難得上個月帶著女兒們同行新加坡、台灣等地，旅程豐富，尤其阿里山之行，良辰美景，身心都收獲很大。

成銘：也剛從加勒比海和大學同學們乘郵船旅行回來，旅途中還參與了Skype區團會議，正式老兵出列，開始分團長職責，請大家多彼此代禱。

團務展望：加緊趕上對鄭公及服務團精神書籍的研讀及分享，希望在團體輔導小

姜神父的關懷聯繫中，陪伴知伸和惠群完成正式團員的奉獻，並積極參與 Paul Wong 在羅耀拉大學開始的中國留學生查經聚會，繼續支持本地進修的中國大陸神職人士。



美中芝加哥小組 2015 年底小聚
後排(由左至右): 知伸 成銘 前排: 新梅 惠群

三、亞特蘭大小組將在 2016 年 1 月 14 日舉行聯誼餐聚，分享文友近日完成的一篇「蠟柱」補充資料:

《蠟柱》一書中的第七章及 1949 — 51 年間，有關鄭神父途次汕頭時的經過，提供一些補充資料，茲就所知補述如下：

首先，在該書的第三十二頁第五段汕頭有四位青年受了鄭公的感召參加篤進團，這四位是林安治、朱石波、何文友、林如豪，其實是五位，他的名為李聲揚，是當年汕頭教區主教座堂服務教會非常熱心的青年，共黨控制汕頭後，他没

有逃出來，沒多久就聞他死去，死因為何，我沒資料，他是追隨鄭公思想死去的第一人，非常可惜。

第三十四頁第二段，第二批離汕赴越的是林安治與林如豪，溫天錫與何文友是在 49 年 10 月才離汕途次香港逗留六個月才前往越南匯合。

關於接辦聖心小學的事，張宇恭兄弟是最後一位離去而前往西班牙升學，這裡有一段插曲，沒想到二十多年後，我因時局變化結束越南自由太平洋協會工作，應方濟各堂黎和樂主任神父及陳達明神父之邀籌備組織堂區議會，並被大會推舉為主席。為發展堂區工作，於是研究擴建聖心小學為高級中學，從幼稚園到高中有計劃的培養華人子弟，學成有一技之長的人才，服務僑社或回台灣升學，這個計劃順利完成，甚得好評，可惜因為南越政局變色，希望落空，四十年後的今年 (2015) 四月我與內子重遊舊地，那座高大的四層學府仍然矗立，但在其中多了一層高牆將教堂與學校分開，真是令人興嘆。

前文提及在越南的自由太平洋協會的事，湊巧在今年(2015)本團北美區團年會時，蒙沈新梅姐妹贈送一幀鄭爵銘神父於 1961 年元月十日從印尼返台途經越南，在協會小住數日留下的照片，殊足珍貴，在這張照片上有鄭神父、張必剛神父、溫天錫兄弟及我本人，此外合照在一起的還有四位追隨鄭神父回台的學生，他們是周愈營、周強國、葉鼎祥及劉雲山。他們都留下在我們主辦的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續完高中學業，然後轉往比利時及西德深造大學課程。這張照片之所以珍貴是在其背景有自由太平洋通訊社及月刊社的兩塊招牌，見證我們為發揚鄭神父復興中華文化興教建國理想盡了棉薄之力，順此補白。



圖片說明：

鄭爵銘神父於 1961 年元月十日自印尼返台途次越南參觀自由太平洋協會時合影留念。

圖中前排自右起為溫天錫、鄭神父、張必剛神父、劉雲山；後排自右起為何文友、周愈營、周強國及葉鼎祥

四、達拉斯小組：

國復和玉珊已提出並展開對臨近大學中國留學生的聯繫與輔友工作。併入美洲區團由明慧統籌青年工作之一支。

五、 悼念一名基督的勇兵

溫天錫大哥離我們遠去了

何文友敬悼 1/10/16

溫天錫大哥的離開我們，對我來說是悲傷而不是意外，同時他能蒙主恩召回歸天鄉、脫離苦世是值得安慰之事，為甚麼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健康情況自數年前得知他患過輕微中風後就一直處於不正常狀態，初時電話聯絡，吱唔還可說幾句話，後來聽說連話都說不出來，我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於是決定於 2014 年春天與內子專程回台灣去探望他們夫婦及張宇恭神父，兩人都是我生命中有關鍵性關係的人物。我與天錫兄幸得還有緣見最後一面，可惜他只會笑，不能說一句話，雖能說相見歡，但他是否還記得我是誰，真是只有天曉得了。我很傷心的離開他們，只是衷心為他祈禱，不要受更多痛楚，能夠平安的回歸天鄉。所以 2015 年 12 月 17 日晨接到本團發來消息說他離世了，心痛之餘，亦感謝上主解除了他的痛苦。

我與溫天錫兄的認識說來話長，但也可以用六個字總括起來 那就是：同鄉、同學、 同道。我們雖不是住同一個鄉村，但很接近故可謂為小同鄉，當我升上中學時，我們同在一間因戰爭遷來的中學讀書，他高我二年級，所以他是學長，在信仰生活方面，我們是同一堂區的教友，由於有這些因素，當抗日戰

爭勝利後，我們都同樣隨校前往廣東汕頭市，繼續我們的學業，我們之間才有真正的接觸。

由於當時有不少公教學生在汕頭各家中學升學，汕頭教區的法籍神父常要求大家回來教會中學讀書，由於只是初中沒法滿足大家的要求，反而因此促成我們組織了汕頭教區公教同學會，這樣一來各種活動就多了起來，在當時的社會情況，意識形態問題常令大家擔心，保守的法籍神父不時限制我們的活動，我們還是我行我素，天錫兄就是其中一位活躍的人物，不過時間過得真快，天錫兄高中畢業後就前往上海震旦大學升學，我們之間僅保持書信聯繫，他很關心時事及我教會的問題。

1949 年的上半年，整個中國大陸國共之間的內戰如火如荼，共軍勝利節節南下，那年四月我因丁母憂回汕頭復課，我突然在汕頭的主教座堂遇見天錫兄，我很意外，但他沒有

說明原委，這個問題幾天後我就得到答案，原來他是為安排八位追隨鄭爵銘神父的愛國護教精神的同學途次汕頭的落腳問題，這是天錫兄不怕辛勞打前鋒的獨特表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這種獨特行動的精神當他還在高中時，當年政府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他也不甘後人前往報名從軍救國，後因身高不合要求而回來。另外隨校回汕頭復課 新任代理校長要求學生主日回校參加基督教的主日崇拜，我們這群公教學生沒去參加，這位穿著陸軍上校服裝的代理校長召見我們問明原委，並說我們都是崇拜基督的為甚麼不行呢，天錫兄此時很客氣的反問校長說：那我們也請校長來參加我們的主日崇拜如何，把這位校長氣得面紅耳赤。

天錫兄做事勇往直前的個性，前面所述僅是零星點滴，他在這方面最獨特的表現，應是他奉命前往南越發展自由太平洋協會的工作最為值得回憶。事情要從 1954 年根據日內瓦印支和平協定把越南分成南北兩部說起，南越共和國需要一位元德高望重之人前往主持這個新生的共和國，住在紐約中美聯誼會的于斌總主教把老友吳廷琰介紹給美國國務院，得到同意，旋即回去組織新政府，不意這個新政府組成後立刻對在南越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實施越化政策，限令華人入籍，沒收幫產，學校取消華文教學，甚至關閉中文報章雜誌，此事傳聞至於總主教耳中，令他老人家憂心忡忡，不知所措，於是特別從紐約飛來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召見我們這批從顛波中逃亡至此的學生，他希望有人願意回去南越協助僑胞解決困難，那時在馬德里的中國留學生，除神父修女外，一部份是從安慶來的，據說他們是乘飛機來的，只有我們這群是自力更生坐船來的，亦是唯一的一群有

在越南生活過的經驗，所以于總主教的來意非常清楚，他的主意是看在我們這群人中是否有人能回去越南，當時我們這群人的思想情感仍然因著鄭神父的精神鼓勵，亦認為這是實踐鄭神父思想的機會，我們開會討論，看誰願意及有能力勝任此事，恰好此時天錫兄在馬城國立新聞學院修完他的課程，他表示願意前往，就是這樣他重作馮婦空手回去越南展開工作，又一次展示他特立獨行的個性。

老實說，天錫兄掛著發展「自由太平洋協會」的名銜在華人的商業社會是不受歡迎的，首先他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他在一家華文中學任教，然後與僑社領袖接觸，說明來意，尋找場地，展開工作，真是兩手空空談何容易，在紐約的于總主教派來他的得力助手雷震遠神父來協助工作，雷神父與當上南越總統的吳廷琰亦是好朋友，溫兄進行的事情與行政有關時，雷神父從旁可以幫忙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座成為自由太平洋協會活動中心的大廈能夠租成，對整個協會的展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座大廈原屬謝姓華僑所有，是當年堤岸中國城最大的建築物，法治時代被法國殖民者徵用，二戰期間日軍佔領越南繼續成為軍方司令部，二戰結束後屋主一直無法收回，天錫兄得知此事後與屋主家人商量，如能收回屋主願以一年一元象徵性租金讓協會使用，夢想成真，這真是自助天助。

協會的工作有了這座大廈開始向前展開，首先天錫兄啟辦「自由太平洋英文書院」，是完整的高級中學課程，這是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而辦，確實培植了不少英文人才，為後來美國介入越戰所用，為宣揚自由太平洋時代的意義和配合以傳揚中華文化的反共精神，天錫兄就以出版「自由太平洋月刊」推展這一工作，但這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於是又從西班牙把我們的夥伴劉前沐拉來籌備月刊的出版事宜，前沐兄確實做得非常好，但不久他又因女朋友的問題回去西班牙，月刊工作由我教會的新聞界前輩牛若望副主教負責，繼續發行，傳遍台灣及東南亞如印度尼西亞。這份刊物曾被某東南亞國家懂得中文的官員引用，該官員有一次與當時南越總統吳廷琰談話時引用此刊物資料讓吳氏驚奇，這是意外的收穫。

然而，一些意外的事情接踵而來，當時南越政府的新聞部忽然通知在堤岸中國城出版的中文報關閉之令，此事引起非常大的恐慌，報館關門，僑社沒有中文報紙可讀之外，連帶在各報社工作人員失業，更是嚴重問題。政府方面要報社關門的藉口是怕他們宣傳親共的消息，於是這十家左右的報社負責人要求協會給予幫忙，經過協商得到解決之道，由協會負責收發消息供應各報社使用，同時要求越南新聞社與協會合作以自由太平洋通訊社名義轉發各消息保證沒有親共新聞發

佈，可是問題又來了，天錫兄分身乏術，於是要求在歐洲比利時的我火速回去越南主持此事，這就是我半路出家幹起新聞工作來的原因。協會的工作事實上是天錫兄在處理，書院的發展忙碌之餘，他還開辦越文夜學，並予家境貧困子弟免費入學，一時風起雲湧，最興盛時夜學部有三千多學生，人數如此眾多，原因是天錫兄見及清貧學生家境確實困難，於是得到美國天主教福利會辦事處的同意，每週提供多少麵包、菜油、乳酪等免費贈送清貧學生，這種興學濟貧的做法確實得到很多人的讚賞，可是天錫兄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除了組織學生籃球隊外，更在辦學方面做更大的發展，他知道僑社青年學子渴望更好的教育，又以「自由太平洋高級中學」名義成功辦好另外一間完全照當時越南政府規定課程之學校，學生人數超過三千多人，於是又發生誰來主持校務問題，說也奇怪，恰好此時我們之間的真正老大哥張必剛神父返台途次越南，在大家的盛情懇請下留下主持該校校務兩年多，至此，我們這群追隨鄭神父精神的人走回頭路回去越南為僑社多多少少亦做了一些事，帶頭羊即是最近蒙主恩召的溫天錫大哥！他除了為協會完成任務外，最後我還要提及一件事，當時吳廷琰回越執政後，僑社中領導者一直無法與政府當局取得聯繫，此事為溫兄所聞，乃建議雷神父將此意願反映給吳氏周圍之人知道，很快就得回音，吳氏願意接見僑社十幫幫長，這是一件大事，吳氏在接見時問大家有何要求，大家希望吳氏允准建立一家紡織廠，這就是後來在西貢出現的「越南紗廠」的由來，那位派他去越南工作的于總主教有一次說：這是他想做的許多事之中唯一他不用出錢的一個，好幾次我曾聞天錫兄說，總主教需要錢買機票的事，可見他也需要幫忙 1964 年元月鄭神父從印尼回台途次西貢看見我們兢兢戰戰地忙著，衷心高興，但他亦以不知能持續多久而憂，一切都如曇花一現，不出所料，一切再次化作烏有。

往事已矣，天錫兄以九二高齡勝利走完他的一生，2015 年 12 月 17 日服務團傳來他逝世的消息，聞之令我傷心，但亦為他安心，他再也不用忍受世間之苦了。我與他確是風雨同舟的過來人，首先一次能同時於最危急的最後時刻逃離赤潮的淹沒，算是僥倖，但在三十多年後的第二次，他能先我一步避免被赤潮淹沒之災，可是妻兒就沒那麼幸運了，當然很多事正如俗語所言：魔鬼把門關了，上帝卻留下窗口，讓人逃出升天，當時我的一家在共黨控制下度過十八個月後能順利回到自由天地，真是幸運，而溫兄的家人因我有機會在國際紅十字會駐西貢辦事處協助工作，就近把他們家小回台灣的手續理妥，順利回台與天錫兄團聚重享天倫之樂，亦算是我對天錫兄一生對我的厚愛之回報。人生相聚的盛宴始終是要結束的，然而我覺得溫兄在臨終時刻得到本服務團在臺北的團員們為他送最後一程，感到最意外的安慰。據悉，在他彌留之時本團輔導饒志成神父、歐晉德夫婦、胡僑榮、宋祖思等等在場為他唱歌祈禱，讓他安靜回歸天鄉，以及在出殯之

日，饒神父親臨主持安所聖祭，真是對天錫兄最大的祝福，在這裡我要向各位家人們致最誠摯的謝意。